

普京时代

——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桂香 等译 张达楠 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



普京时代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著

王桂香 关贵海 刘显忠 译

张达楠 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

**ВРЕМЯ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根据 2001 年 8 月全部撰成俄文原稿译出(莫斯科俄文版即出)

责任编辑:王 江 责任出版:夏凤仙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校对:何 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俄)麦德维杰夫著;
王桂香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8

ISBN 7-5012-1583-9

I. 普 II. ①麦… ②王… III. 普京—评传

IV. K835.12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741 号

图字:01-2001-3200 号

普 京 时 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100010)

网址:<http://www.wap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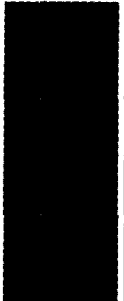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29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12-1583-9/K·336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言

本书是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传记与政论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最新的一部著作。

他是一位高产作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至今已出版 30 多部著作，主要有《政治日记》、《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与意大利记者 P·奥斯特林诺的谈话》、《列宁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政治传记》、《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时代和个人——勃列日涅夫政治传记》、《来自卢比扬卡的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政治传记》、《1917 年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失败》（纪念 1917 年俄国革命 80 周年）、《政治人物肖像——历史随笔文集》、《俄罗斯的政治家们与俄罗斯政治》、《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还有本书《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俄文版即出），等等。此外，他还与李生兄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合写过一些书，譬如《谁是疯子？》、《赫鲁晓

夫的执政年代》、《人们所不知道的斯大林》（即将在莫斯科出版），等等。上述作品的10余部已经在我国陆续出版了中译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的名字及其众多作品早已为我国的苏联—俄罗斯问题专家和学者们所熟悉。

在原苏联时期，罗伊·麦德维杰夫和他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通常被西方称为苏联“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们于1925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父亲是一名红军师政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死后才得以平反。他们两位也都因著书反对斯大林主义、因与当局观点不符而被当局划为“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种种迫害。1969年罗伊·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苏共，后又被开除公职，但他仍然坚持个人观点继续写作；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则先于1970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后于1973年到英国访问时被苏联当局吊销了护照，因此不得不多年侨居英国。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他们得到平反，恢复了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的苏联国籍，并归还给了他当年曾被没收了的住房。

回顾我与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相识，那还是几年前我在俄罗斯攻读博士期间的事。当时，徐葵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托我在莫斯科购买几本颇有影响的著名书籍，其中就有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专著。由于这些书都不是当年出版的，所以跑遍大小书店都没有找到，仅有的线索是书名和作者。为了能搞到这些书，我不得不想尽办法了解各个作者的联系方式——翻阅厚厚的市内电话簿、到列宁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查阅名人录、跑遍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庆幸的是，经过艰辛的努力，总算如愿弄到

了名单上的那些书籍。

记得与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联系是颇费周折的。好不容易几经托人才弄到他的联系电话，可是几次给他打电话却都是自动录音状态，无奈之下我只好做了长长的留言。可是，过去了好多天都没有回音。就在我为此而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他的回电，终于听到了他那洪亮的嗓音。原来，他常年住在莫斯科郊外著书，每过一段时间才回莫斯科，到家中匆匆处理一下往来事务——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给友人们回电话，等等。

有一次，罗伊·麦德维杰夫邀请我到他家面谈。原来他住的是苏联 60 年代为了解决尖锐的住房困难问题而建造的典型的“赫鲁晓夫式”小居室型住宅。走进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单元房，凭感觉整个单元不足 30 平米，做卧室的大屋大约只有 10 平米。6 平米左右的小屋是他的书房，几个书柜已把小屋挤得满满的，写字台上一架俄文打字机时刻处在待命工作状态，他的书稿大都是直接用打字机写就的。应该说这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是他献身于苏联历史和近年来俄罗斯最新历史研究的忘我精神。

值得高兴的是，建立起联系后，罗伊·麦德维杰夫的新著得以很快地介绍给中国学者和出版界，因此，其专著的中文译本也能够很快就与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譬如近年出版的《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该书还在日本、瑞典和美国等国被翻译出版）、《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等书。

我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后，罗伊·麦德维杰夫与我仍然保

持着联系。2000年春天，他来信告诉我说，他正应英国一家“BERSO”出版社的请求在写一本关于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书，与此同时，他的写书计划也得到了俄罗斯人权出版社的支持。2000年秋季，一本篇幅约100页、涵盖普京自1999年8月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至2000年5月7日正式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普京之谜》已在莫斯科出版发行，颇受读者的欢迎。该书与叶利钦的最新传记《午夜日记》（原名《总统马拉松》）以及《20世纪历史：人物、事件、史实》一书一同被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大型书店“图书地球仪”的图书评论杂志（2000年11月第3期）列为封面宣传书籍，足见其受重视程度。来信中还讲到，紧随其后，罗伊·麦德维杰夫已经开始撰写《普京之年》，并计划与刚刚出版了的但供不应求的《普京之谜》一书合并出版，书名则取为《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当我将此消息透露给中国出版界的朋友时，大家认为，在我国，关于普京已经出版的几本书，如《普京——克宫新主人》、《铁腕普京》和《普京——从克格勃中校到俄联邦总统》，多是中国作者编写的，材料截至普京就任总统之前或当时，而俄罗斯历史学家撰写的关于普京、关于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一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就任总统之后一年多的普京的政治生涯，了解和研究今日俄罗斯，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专著，更具有参考价值。

徐莫老师在评价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写作风格时指出，“作者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能对事件用历史的眼光进行观察和分析，他善于博引旁证，作古今和内外的历史对比，有不少见解颇能给人以启发。再者，由于作者本身的丰富经历，

他能够比较超脱和冷静地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人物和发生的事件，能收集和摘引这种不同的观点，对之进行平心静气的分析评论，体现了作为一个平民作者的淡泊平实的态度。”

在谈到《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写作使命时，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研究历史，对刚刚逝去的最新现实的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不只是依靠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来进行研究，而且还可以利用前几个月或几周的报刊资料，当然还可以阐明作者个人观点”，“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作家和学者的共同职责是：从我们每人不同的角度来记述所发生的事件，并做出初步分析，而无需顾忌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局限性。我们这些同代见证人的观点和论断必然是主观的和有局限性的，然而正是这种主观的和带有局限性的观点和论断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基础”。

本书共分十三章，对普京以及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进行了论述，其内容大致如下。

普京执政一年做了许多工作，他用非常短的时间巧妙地完成了或者是推动了国家机制、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许多任务的完成。普京有条不紊地、很有信心地把工作中心从一个问题上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他至少在10个重要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最主要的是解决了车臣这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俄罗斯完整统一的问题，歼灭了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队伍，这一胜利成果又以联邦委员会的改革和设立七大联邦区的举措进一步得到巩固。此外，联邦法律与地方法律得到了统一并恢复了整个“垂直权力”体系的管理。而此前在没有发生任何出人意料的动荡也没有耗费巨额支出的情况下，

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前大选，对于普京和全俄罗斯来说都是十分成功的，这一点也巩固了政权继承的民主机制。与此同时，还迅速而没有产生任何严重后果地消除了在国家机构和寡头们之间划分权力的不正常秩序，并为取缔买办和寡头格局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开始创建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机制。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还有特工部门和执法机关，都得到了加强。俄罗斯国防工业开始复兴，出口规模取得了实质性的扩大，工业生产、建设规模和农业都有了发展。国家的金融体系得到了巩固，国家债务按期偿还。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积极而独立的外交政策得到了恢复。老年人的退休金确实得到了提高，失业率也明显降低了。俄罗斯联邦拥有了新的国家标志。国家的社会局势继续保持平稳，无论是政权内部还是全社会都出现了毫无疑问的团结局面，俄罗斯民众的心态普遍有了好转。被挥霍掉的稳定局面开始在全国得到恢复，甚至以前流失的部分资金也开始返回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这张成就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当然，目前所解决的远不是摆在国家面前的所有问题。但是，在政权的这种初始阶段，当政权刚转交到新的领袖手中时，其他什么人未必能比普京做得更多。

作者指出，所有的政治观察家和社会学家都发现了“非凡的普京现象”——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极不寻常的高支持率。还在1999年11月，普京担任政府总理时，其支持率就已经达到40%；在2000年11月，普京总统的支持率达到了60~65%；而到了2001年3~5月，其支持率则高达70%。

2000年年终总结时，著名的政论杂志《侧影》周刊曾把弗拉基米尔·普京评为“年度最出色政治家”，并且在“对

俄罗斯局势的影响最大”、“引起最大的社会兴趣”、“对大众媒体具有最大的影响力”、“拥有国内企业家们的大力支持”、“在国外拥有很高威信”等所有调查项目上，普京都取得了高分。^①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现在普京的行为与2000年年初几个月里的表现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普京的自信心比以前更强了，但这并不是自负，并且他仍然保持着 he 素有的如一年前一样的谦逊、真诚和其他优秀品质。

在论及预测俄罗斯未来发展形势时，本书作者认为，预测未来不是历史学家的事，何况以往对俄罗斯的预测兑现了的极为罕见。最近2~3年俄罗斯有很重要的、相当明确的任务，有一个受到全国民众支持的总方针和致力于国家成就的强大政治意志是最重要的。作者同时谈到，目前在俄罗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怀疑，2004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再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蝉联第二届；也有人推测说俄罗斯将会修改宪法，其中包括把总统任期由现在的四年延长为七年，就像法国实行的一样。

总之，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需要的位置上的有用人才，这是俄罗斯的成功之处。但是，俄罗斯不能只指望成功顺利，按照最严格的要求，国家振兴进程仅仅是刚刚开始，俄罗斯对能继续保持这一进程的新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新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需求，还在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上面对作者和本书的情况的介绍，仅供读者参考。还要说明的是，本书在记述和议论俄罗斯当

^① 《侧影》周刊，2001年2月19日，第22~23页。

前经济体制、意识形态选择等章节，体现的仅是作者本人的主张。当然，作者也是很冷静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美无缺的，上文已经谈到，作者承认“我们这些同代见证人的观点和论断必然是主观的和有局限性的”。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本书的内容和作者做出自己的评价。

下面我将简要谈谈《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一书的翻译出版过程。2001年春天，当作者完成了该书70%的章节时，我开始帮助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王江老师与作者商谈该书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版权问题。该书的简体中文出版合同很快便正式签订下来，随后我又与出版社签订了译者翻译合同，自此该书的翻译工作开始启动。王江老师积极运作本书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出版社前总编辑陈平陵老师则审读原著，给予支持、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在此还想特别感谢的是张达楠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译审）对全书翻译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对全书进行了认真负责的逐章校订，并对全书做了通校。由于本书是与作者撰稿同步进行翻译工作，稿件内容上经常有变动和增补，所以翻译工作难度相对大些，翻译中的疑难之处还得到其他同仁的帮助，在此也特致谢意。

鉴于我个人的精力有限，为了能使本书的中译本尽快与读者见面，翻译工作还有幸得到关贵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和刘显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两位友人的支持。其中，关贵海承担了本书的第六章（巴伦支海上的悲剧）和第七章（普京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新重点）的翻译；刘显忠承担

了本书的第八章（普京的风格与个性）、第九章（情报员的功勋）和第十二章（普京：意识形态的选择）的翻译。在此一并向关贵海和刘显忠两位友人表示谢意。

本人王桂香（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承担了本书的致中国读者、作者前言、第一章（俄罗斯联邦两位总统——叶利钦和普京）、第二章（政治权术与人民的选择）、第三章（普京与车臣问题）、第四章（谁反对普京？）、第五章（普京总统与俄罗斯寡头）、第十章（阶段性总结）、第十一章（普京在经济选择上的两难境地）以及第十三章（2001年春天的事件、评价及期望）的翻译工作。在此特向我夫君和姐姐对我工作的支持表示谢意，也愿本书中译本能成为我送给即将迎来2岁生日的可爱的女儿嘉嘉的最好礼物。

还需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翻译和校订时间都很匆忙，我们对原著的理解和翻译以及所加的译注很可能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热忱地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前，本书俄文原版清样刚刚定下来，预计今年9月将在莫斯科正式出版发行。看来，本书的中译本将比俄文原版书出版发行还早一步，这也是我们在炎热的夏季里辛勤耕耘的喜悦收获，是我们献给读者的一份意外惊喜！

王桂香

2001年8月7日于北京



致中国读者

我的新书《普京时代》奉献给中国读者，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荣幸，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这本书我写了两年，不过不是坐在档案馆里写出来的，而是直接追踪那些对俄罗斯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一系列事件写就的。现今俄罗斯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转折不仅仅是与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密切相关，所以，我的这本书并不是普京的传记，而是尝试着分析自1999年夏季至2001年春季在俄罗斯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今天，我们以新的角度来评价苏联和俄罗斯在最近几十年间所走过的道路，并且逐渐对我国在世界的作用和地位得出新的认识。当然，弗拉基米尔·普京处于俄罗斯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中心，在最近两年普京的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局面引起全世界对普京的关注以及对普京的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尽管并不是在所有地方这种对普京的兴趣都可以称之为友善的。

俄罗斯始终特别关注中国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样，中国对俄罗斯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也总是特别感兴趣。如果我的书能帮助中国读者加深对俄罗斯及其不久前的历史

的认识的话，我将非常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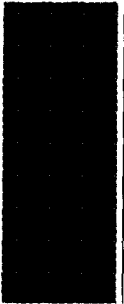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Roy Medvedev'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at the end.

(罗伊·麦德维杰夫)

2001年6月10日

РОССИЯ НА ПУБЛИКЕ БЕКОВ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



作者前言

俄罗斯人民是怀着痛苦、骄傲和希望的心情告别 20 世纪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在 20 世纪都经历了剧烈的动荡、革命和战争，但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像俄罗斯那样，在近 100 年里饱尝如此频繁、急剧、痛苦的转折。

早在 100 年前，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曾争论，在俄罗斯建设资本主义是否可行，是否需要。后来我们争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又重新开始争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忽而试图遵循党的“总”路线，忽而试图遵循“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调控。现在，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由寡头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

几乎 20 世纪世界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与俄罗斯密切相关。我们经受了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但是俄罗斯仍作为一个大国、作为多民族社会而存在，并继承其伟大的文化，仍旧成为对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具有吸引力的中心。

所有俄罗斯过去的政党和他们的思想体系，都遭到了崩溃命运。俄罗斯人民再一次处在十字路口，思考自己的命

运、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思考平民百姓的幸福和安全，思考自己在以崭新的面貌和新的边界出现的国家里所重新获得的统一。

勾画俄罗斯今天贫困下的最黑暗画面并不难，许多人对此都做了成功的描述。自由派改革和“休克”疗法，导致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许多人沦为赤贫。改革者们没有医治好国家，不过他们也没有把国家毁灭掉。令许多人惊奇的是，经济衰落和90年代经济危机在俄罗斯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

苏联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体的，看来俄罗斯避免了20世纪许多国家没能避免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

俄罗斯现今仍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事实力居世界第二位，在欧洲和远东地区，在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在中东和近东地区仍保存有很大影响力，在后苏联地域俄罗斯仍是一个大国。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科研潜力和文化潜力以及高水平的教育。俄罗斯民众渴望秩序，不要暴力。

是的，目前俄罗斯仍是个病魔缠身的国家，但是伟大的人民在重病之后肯定会重新站起来，而这种崛起已经开始。

俄罗斯是在新领袖的带领下迈向新世纪的，本书就是专门撰写有关他的事迹。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两年人们写了、说了许多，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关于他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出版，其中包括德国、日本、中国、美国。

普京登上俄罗斯权力顶峰是出乎意料的，但是更令许多人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成功业绩，以及俄罗斯公民对普京总统空前的高支持率。我们确信，这样的领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事件进程和俄罗斯民众所需要的，他不仅满怀信心地、

恰到好处地，在世界舞台上介绍俄罗斯，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对渴望成为国家级政治家的人们，极大地提高了要求。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克里姆林宫新一代俄罗斯政治家的代表，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生，仅通过书本和前辈讲述才对二战有所了解的新一代。他们是 60~70 年代，在苏联环境下和苏联学校里接受教育和培养的，他们仕途的最初阶段是在苏联时期渡过的，不过他们这些人在 90 年代自由派改革中并没有隐退。通常这是些清醒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也是些有能力的人，他们希望利用旧俄国、苏联和新的民主俄罗斯的一切最好的价值和传统，作为国家和人民生活的支柱，也就是说，希望恢复俄罗斯历史的继承性及恢复俄罗斯在欧洲和亚洲的原有地位。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在国家处于非常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俄罗斯经济衰弱，国家政治上软弱无力，而且出现联邦解体的危险，这一切汇合成一个危险——似乎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国家复兴，国民已经厌倦了 20 世纪的诸多尝试。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统和他的班子就负有特殊责任。

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部剧本里，可以遇到这样的对话：

——还有英雄的国度是幸福的国度。

——不，不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幸福的国度。

世界上许多大国已经能够不需要英雄，但是俄罗斯还需要英雄。这是我们的缺憾，因为英雄并不总是遵循将他推向权力顶峰的那种逻辑和规则，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里有研究国家和社会生活许多问题的重要促进因素及某些条件。